

保罗·霍尔特侦探小说



第四扇门

(法) 保罗·霍尔特 著
王琢 译

LA
QUATRIEME
PORT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第四扇门

La Quatrieme Porte

(法) 保罗·霍尔特 著

王琢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四扇门 / (法) 霍尔特著; 王琢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80225 - 811 - 2

I. 第… II. ①霍… ②王… III. 长篇小说 - 法国 - 现代 IV. I565.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2731 号

La Quatrième Porte

by Paul HALTER

Copyright © PAUL HALTER ET LIBRAIRIE DES CHAMPS - ELYSEES, 1987

© PAUL HALTER 2008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i Wu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 - 2008 - 6703



第四扇门

(法) 霍尔特 著; 王琢 译

策划统筹: 褚盟

责任编辑: 褚盟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谜·视觉 张鹏志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65270477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30 1/32

印张: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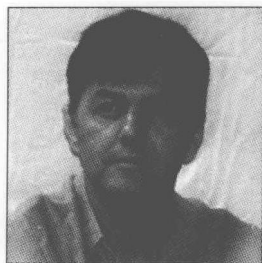
字数: 168 千字

版次: 2009 年 11 月第一版 200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0225 - 811 - 2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保罗·霍尔特 Paul Halter (1956—)

当代法国侦探小说作家，硕果仅存的坚持本格侦探小说创作的欧美作家，被誉为“黄金时代侦探小说最后的捍卫者”。

霍尔特一九五六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亚尔萨斯省的阿格诺。一九八七年以《第四扇门》一书获得干邑侦探小说奖而正式出道。之后陆续创作以“阿兰·图威斯特博士”为主人公的系列作品及其他系列作品，代表作有《第七重解答》、《达特穆尔的恶魔》、《恶狼之夜》等。霍尔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描写不可能犯罪的正统解谜之作，以密室、不在场证明、足迹消失等核心诡计为卖点，凭借异想天开的构思、缜密的逻辑推导以及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解答征服了广大读者，成为当代欧美侦探小说作家中最为“古典”、“另类”的一位，是当之无愧的当代本格侦探小说的领军人物。

	第一部分
3	第一章 深夜的灯光
12	第二章 噩梦
23	第三章 一桩古怪的自杀案
32	第四章 给路易丝的信
47	第五章 死者现身
55	第六章 野蛮的袭击
60	第七章 分身术
	第二部分
67	第一章 危险的实验
74	第二章 遭诅咒的房间
85	第三章 晕头转向
97	第四章 心理分析
119	第五章 无法解释的犯罪
134	第六章 那么……是谁
	第三部分
155	幕间曲
	第四部分
167	第一章 解释
183	第二章 悔恨交加的德鲁警官
189	第三章 我放弃了努力
	第五部分
197	尾 声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深夜的灯光

那天晚上我很早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打算读书来打发时间。我刚躺下，就有人轻轻地敲门，敲了三下。我知道这是我的妹妹，她总是在这个时间来打搅我。

伊丽莎白十八岁了，已经出落成了一个迷人的年轻姑娘，可是她自己似乎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虽然她的行为举止早就不是以前那个小女孩儿了。这种变化没有逃过约翰·达内利的眼睛，他一直在向伊丽莎白献殷勤，从未松懈过。我的妹妹当然很开心，但是她的心思全在亨利·怀特身上。亨利是我们的邻居，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这个朋友平时非常自信，但是在涉及女孩子的事情上却特别腼腆。我知道亨利钟情于我的妹妹——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可是在面对伊丽莎白的时候，他总是显得特别畏首畏尾。

“杰姆斯，我打搅你了吗？”她的手放在了门把手上。

“当然没有。”我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把头埋进书里。

她坐到了床上，凑到我的旁边，低着头，焦躁地搓着手，然后用棕色的大眼睛盯着我，神情非常郑重。

“杰姆斯，我必须和你谈谈。”

“好吧。”

“是关于亨利的事情……”

“哦……”

我能够预料到随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必须充当红娘，替两个非常骄傲又非常腼腆的人传递情意。

伊丽莎白夺过我手上的书，提高了嗓门。

“你要认真地听我说完，好不好？”

这可很少见——我的妹妹提高了嗓门儿。我好奇地瞟了她一眼，故意慢腾腾地点燃了一支香烟，然后吐着圆圈的烟圈儿。这是我从小就喜欢的把戏：当伊丽莎白怒气冲天时，我故意保持沉默，假装漠不关心。这肯定会激怒她，会搞得她怒不可遏。直到今天，我仍旧保持着这个“恶习”。不过这次我不想太过分，于是说道：“你说吧。”

“是关于亨利，他……”

“关于亨利。”我重复着她的话，装作非常热心。伊丽莎白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怀疑。

“请等一下……”

我站了起来，走到我的书架跟前，从一套厚得吓人的百科全书中抽出了第一本。我把这本书放在膝盖上，一本正经地说：“鉴于你总是在我耳边提到这个人，而且这个话题又特别吸引人，于是我写了一套关于亨利的专著。这一本有八百页，不过这只是第一部，至

于……”

我觉得伊丽莎白要被气晕过去了。她跳了起来，往门口冲去。我赶紧抓住了她，然后足足花了五分钟的时间来安抚她。

“好了，你说吧。我洗耳恭听。你的哥哥不会让你失望的，我肯定能解决你的难题。”我比她大一点儿。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向我吐露了心中的秘密。

“我爱亨利。”

“这个嘛，我早就知道了，继续说……”

“亨利……他也爱我……”

“这我也知道。”

“可是他太腼腆了，不敢向我表白。”

“别这么着急，你很快就会看到……”

“总不能让我主动提示他吧。这对我来说太难了。那像什么样子！他会以为我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决不能这么干！”

片刻的沉默之后，她用力地揉了揉眼睛，然后继续说。

“三天以前，我本以为他要吻我了。天色将晚的时候，我们在通往树林的小路上散步，我对他说我有点儿冷。他用胳膊搂着我的肩膀，然后默不做声地继续散步。突然，他朝我俯过身子，他马上就要吻到我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杰姆斯，是真的！他的眼神已经明白了。可是，他猛地低下头，捡起了地上的一根旧绳子。他大声地说：‘看好了，伊丽莎白，我给你表演一个戏法！’然后他就在绳子上打了十多个结。”

“然后呢？”

“然后，”伊丽莎白噙着泪说，“他脱下了鞋子……”

“然后呢？”

“他又脱掉了袜子……”

“伊丽莎白！难道你要说……等等，我猜到了——他用脚趾解开了那些绳结！”

“他就是这么干的。”伊丽莎白哀叹道，“他根本不想吻我。”

“哈哈！亨利就是这样的人，可怜的家伙！”

“我可不觉得有什么可笑的！”

“好了好了，我亲爱的妹妹。你难道不明白吗？亨利想要用戏法来吸引你，让你惊叹不已。要我说他是想讨好你！他就善于用这种方法来……”

“我宁愿他吻我！”伊丽莎白赌气地说。

这个亨利，他总是出人意料！从刚一出生就与众不同——他比预产期早好多天就出生了。他刚出生的时候很虚弱，不过在他母亲的悉心照顾之下，他很快就强壮了起来。不仅如此，他从少年时代就精力充沛，给周围的人制造了各种麻烦。后来他又迷上了马戏和杂技。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对他的爱好很不满意。尽管遭到父母的反对，亨利还是经常出入马戏团，学会了各种戏法：空中翻腾、杂耍、柔体表演，还有各种把戏。很多年之后，他的父亲放弃了努力。每到重要节假日，亨利都会失踪好几个星期，跟随着那些艺人四处巡回表演。他的借口是挣一些零花钱，其实他的父亲总是给他足够的零花钱。我个人认为，亨利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甚至是病态的渴望——随时随地都想引人注目。用脚趾头解开绳结，这完全符合他的性格。

我尽量掩饰着自己的笑意，安慰着我的妹妹。

“他下一次肯定会吻你的。他给你表演一个戏法，想要让你大

吃一惊，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心中的慌乱。”

“我很愿意相信你的话，但是我还是有些生气！听着，杰姆斯，你必须和他谈谈，当然，必须用委婉的说法，但是你必须让他明白。否则的话……”

“否则怎样？”

“否则我会考虑约翰的求婚。”她漫不经心地说，“虽然约翰的前景不够光明，他可能只是一个维修工，但是他很有魅力，而且……”

“你到底想要让我怎么样！白蒂^①，我的乖妹妹！我又不是你的——”我突然喊了起来，“千万不要这样做。亨利可是像老虎一样容易嫉妒的人！他会恨我的。亨利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可不想和他断交！”

“嫉妒？这倒是好事情！他从没有对我作出任何表示。他会嫉妒？我想不出他有什么嫉妒的理由……好了，从现在开始，我将要……”

她的泪水涌了出来。我无言以对。

“我爱他，杰姆斯。可我受不了总这么等着，你要帮我。他的父母去伦敦了，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家。你可以去和他谈谈，告诉他……”

“好吧。”我无可奈何地说，“我试试看，但是我不敢保证结果。我看看……”我看了一眼手表，“还不到九点，亨利应该还没有睡。”

伊丽莎白走到了窗户跟前，撩起了窗帘。

“我看不到灯光，等等……哦！杰姆斯！杰姆斯！”她喊了起来。

^① 杰姆斯对伊利莎白的昵称。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她的身边。

“我刚才看到一道灯光。”她的声音在发抖，身子也在发抖。

“一道灯光？但是我只看到路灯，什么也没有……”

伊丽莎白的食指颤抖着指向了达内利家的房子……

“我敢肯定我看到了，就一秒钟的工夫。在高处，有一道灯光，达内利夫人就是在那个房间里……”

透过房间的窗户，我凝视着外面熟悉的环境。我们住在离牛津不远的一个小村子里。主要的道路在左侧，一直延伸到我们家的门口。在我们的对面，有一条通往树林的土路。在这条土路的两侧有两栋房子：右边是怀特家，左边就是维克多·达内利的房子——那座令人不安的房子就在主路和土路形成的夹角上。达内利家的房子很高大，山墙林立，前面还有一排巨大的树篱，把房子的底部完全遮挡住了。常青藤成功地占领了房子的外墙，给房子披上了阴沉的外衣。唯一能够缓解这种阴沉气氛的是一棵高大的垂柳。可惜，在垂柳的斜对面，房子的后面，有几棵紫杉树和冷杉树，还有几棵高大的松柏。风吹过的时候这些树木就会沙沙作响，发出凄惨的哀号。这个房子实在太阴森了，稍加联想之后，我的妹妹给它起了一个绰号——哭风岭。另外，这座房子的名声也不好，自从那件事情之后……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两年，约翰当时只有十几岁。维克多·达内利，也就是约翰的父亲，是一个企业家，而且事事如意。他很富有，家庭生活也很安宁。他对自己的儿子很满意，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可爱的、体面的女人，受到全村人的好评。在十月的一个夜晚，维克多从伦敦回到家里，却发现房子里空无一人。约翰不在家是很正常的事情，他可能去朋友家玩，但是妻子去哪儿了呢？在这个时间，她通常不会出门的！他四处寻找，但是毫无结果，没有

人见到过达内利太太。无奈之下，维克多带着孩子很晚才回到家里。他又开始搜查整个房子，最后发现顶楼上的一个房间被人从里面锁住了。惊慌之下，他撞开了门。呈现在他眼前的恐怖场景深深地刻在了维克多的脑海里：他的妻子浑身是血，躺在地上。她的右手还紧紧地攥着一把菜刀，手腕静脉被割断了，身上还有无数的刀伤。门闩是锁住的，窗户都是关着的，所以警方只能定性为自杀……可是，这是多么恐怖的自杀啊！达内利太太肯定是突然中了邪，精神完全错乱了。否则谁会用这种方法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完全没有理由这样做。

没有人能给出合适的理由，丈夫和儿子都是茫然失措。从那之后，维克多就陷入了阴沉的抑郁状态。他变得少言寡语，开始了隐居生活，把精力都用来照看他的房子和花园。很快，他的企业破产了。维克多被迫把房子分出一部分出租给别人。他们保留了底层，上面的两层都用来出租。第一批房客六个月之后就退租了，没有预先通知也没有任何解释。接着战争开始了，军队征用了房子。到了和平时期，维克多又开始招揽房客。一对年轻的夫妇看中了他的房子，想在这里过幸福的生活。可是没过多久，年轻的妻子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被迫住院。她拒绝回到那座房子。后来又有其他夫妇租住过维克多的房子，但是没有一对夫妇能够长住下来。他们退租的理由都一样：怪异的氛围，让人心惊肉跳的紧张气氛以及顶楼传来的奇怪声音。从那以后，维克多的房子就变得臭名昭著，他很难再找到新的房客。楼上的两层已经空了四个月了。不过，我听说很快又会有新住户了——拉提梅先生和他的太太，至少村子里的传闻是这样的。

“那道光已经不见了，不过我真的看到了。是顶楼的第四扇窗

户，就是达内利太太自杀的房间……杰姆斯！嘿！嘿！快醒醒！你在想什么？”

“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你心里很清楚，自从那件事之后就没人走进过那个房间……”

“说到这个，杰姆斯，你认识将要住进去的人吗？”

“是拉提梅先生和他太太，我只知道这么多。大家对他们一无所知。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按照我们村子里信息流通的速度，我们的母亲应该早就知道了。”

“哎呀呀！”伊丽莎白离开窗户的时候说，“那个房子让我起鸡皮疙瘩。我可绝对不会住到那种房子里。可怜的约翰！他可真倒霉，母亲发疯自杀了，父亲又变得脾气古怪……有时候我就想，住在一个那么可怕的大房子里，约翰怎么没有发疯？”

“说得没错，不过约翰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即使在战争中遭受轰炸的时候，他都是镇定自若，而且……”

“杰姆斯，求你了，别跟我说这些事情。战争已经结束三年了，我不愿意回想那些……”

“我并不是要说战争的事情，我只是想告诉你：约翰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很正直的人，在任何时候都靠得住的人，不管谁嫁给他都会幸福的……”

“够了！我很清楚你要说什么！我对他有好感，但是……”

“但是你爱的是亨利。你很爱他，他也爱你，你们相互倾心，以至于你们都不敢相互表白。”我穿上了外套，“幸好，你还有一个哥哥帮你们搞定这件事！”

她倚在我的肩膀上，用一种感激而且不安的眼神看着我。

“别太直接了，杰姆斯，别让他以为是我让你去的……”

“可是事实就是这样的。”我冷笑着说，“别担心，我又不是傻子。我会把握分寸的。你尽管去向我们的父母宣布你的终身大事好了。”说完之后，我走了出去。

第二章

噩梦

我带上了钥匙，因为我可能很晚才回来。关上前门的时候，我莫名地感觉到危险。我在心里自嘲了一番，可是那种令我毫无理由地感到不安的感觉仍然挥之不去。我观察了一下四周：浓雾限制了路灯的光芒，达内利家的房子显得更加阴森恐怖了。我把目光停在了那栋建筑的高处，试图寻找出一丝光线。但什么都没有，整栋房子都被黑暗所笼罩。

我摇了摇头，推开了院门朝着土路走去，一边走一边试图整理自己的思绪。通常情况下，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最佳的答案……想想看……达内利夫人自杀了，她的丈夫因此失去了生活的乐趣，他的理智动摇了，然后就有人听到了顶楼上传来的脚步声，还看到里面闪烁着微光。在伊丽莎白之前，已经有人向我提起过顶楼上的灯光，亨利就是其中之一。他还曾经问过约翰，约翰显得很惊讶。因为约